

神话意象

美学散步丛书

本书以「神话意象」为题，突出了一个世纪以来神话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从书写文本到图像文本，从文字叙事到图像叙事。在论述中，结合热点文化问题，如《狼图腾》引发的中华祖先图腾辨析，《哈利·波特》引发的巫术复兴讨论，《达·芬奇密码》引发的异教想象与神话符号学热潮等，充分利用考古材料，进行了打破学科界限的神话研究新实践。



叶舒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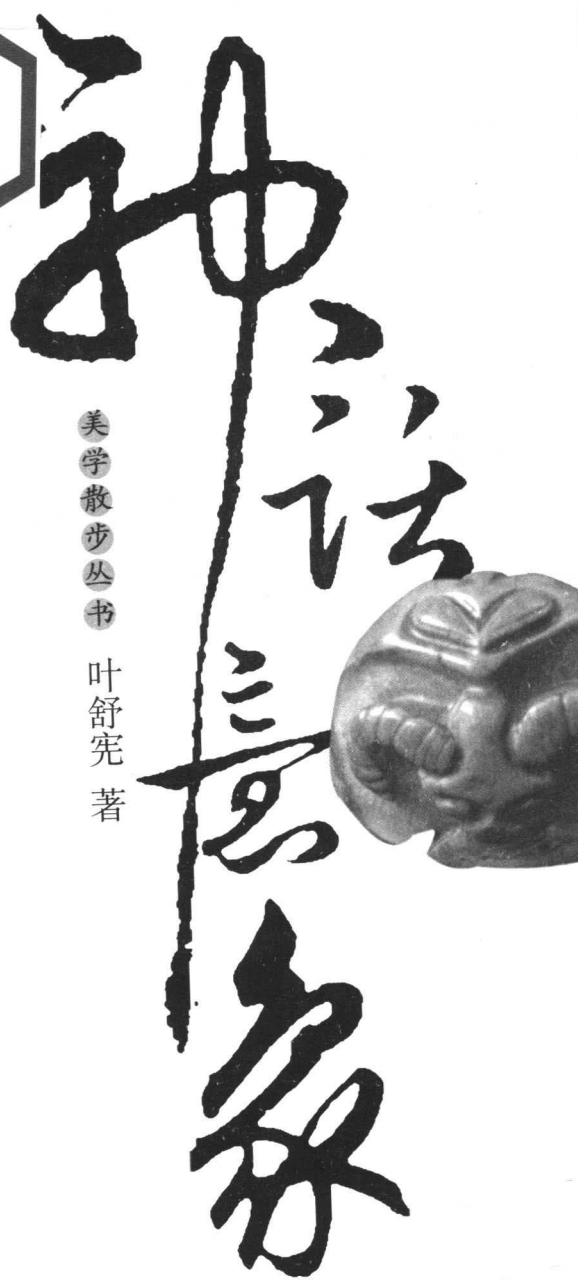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83/150

2007

美学散步丛书

叶舒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话意象 / 叶舒宪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1

(美学散步丛书)

ISBN 978-7-301-12872-5

I. 神… II. 叶… III. 美学理论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3648 号

书 名: 神话意象

著作责任者: 叶舒宪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872-5/G · 22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装帧设计: 北京奇文云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4.5 印张 242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美学的散步（代总序）

宗白华

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着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

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自序：神话意象与知识考古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也是当代美学研究关注的要点；“神话”一词则是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历程中进入中国学术话语的。我采用“神话意象”这个合成词作为本书的标题，旨在突出一个世纪以来神话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从书写文本到图像文本、从文字叙事到图像叙事的重心转移。

说起“象”和“意象”，应该是具有十足的中国文化特色的符号范畴。大略地说，我们汉民族使用了数千年的汉字是“象形字”；古人所崇拜的天帝神明又叫“象帝”（《老子》：“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河上公注：“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王弼注：“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我们祖先所创设的八卦，传说来自伏羲仰观俯察天地之象。群经之首的《周易》因象设教，凡言天日山泽之类自然物体皆为象，言初上九六之类为数。象数一体，传为数千年沿用至今的卜筮之学。夏商周三代君王们制造神圣的青铜礼器，都小心翼翼地遵循着“铸鼎象物”的象征传统。上古

以来的官方旗帜，完全因循着来自史前图腾标记的“旗物”制度（《周礼·春官·司常》：“赞司马颁旗物。”郑玄注：“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画成物之象。”）。就连汉代以后自喜马拉雅山南麓传来的佛教，也被我们称作“象教”（梁元帝《内典碑铭集林序》：“象教东流，化行南国。”），取其“刻木为佛，以形象教人”之义。这和西方宗教的不立偶像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以说，中国文化对象、意象和象征的特殊观照，给中国神话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视觉原型和形象资料。

根据符号学的原理，古代文化遗产的物质媒介主要是两个大类：其一是以书写文字文本的方式传承下来的。从甲骨刻辞到古代图书的“经史子集”体系，就是这一传承的结果。其二，是以雕塑、绘图等造型艺术符号的方式传承下来的。我们的彩陶—瓷器文化、石器文化、玉文化、建筑、工艺品、美术史和民间礼仪、民俗表演文化所留下的一切实物造型和图像资料，都可看做非文字系统的文化符号（参看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然而，国学的学术研究传统基本是偏重在传世文献基础上的，可以视为文字文本的一统天下。虽然也有所谓金石学、名物学，但是和绝大部分知识人对书写文献的无比推崇相比，这些边缘性的材料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所蕴涵的人文研究方法论价值和潜在的“探索—发现”之意义，也从来没有获得系统的和普遍的认识。20世纪后期以来，现代文化人类学以及新史学对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与图像叙事（icon narrative）的研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字——文本——权力的批判和方法论上的“图像转向”的强调，配合大众文化方面“图像时代”的理论建构，已经在文化研究中拓展出巨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中国考古学在过去八十年里贡献出前无古人的大批新出土材料。而海内外的人文学者已经开始寻找和利用传世的与新出土的实物材料与图像材料，探索一种“知识考古”的研究思路，在重写文化史方面提出富有新创意的研究实例，如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年)、拙著《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巫鸿《礼仪中的美术》(三联书店, 2006年)等。

希望本书也能够在这种打破学科界限的神话研究方面有所收获, 彰显图像叙事相对于文本叙事的超越性和丰富性, 以及二者之间的张力。

是为自序。

目 录

1	美学的散步（代总序）
5	自序：神话意象与知识考古
	第一章 狼图腾，还是熊图腾？
	—— 关于中华祖先图腾的辨析
3	一、图腾由来
4	二、狼来了
6	三、狼图腾，还是熊图腾？
7	四、熊图腾与史前女神的对应
13	五、熊龙说与欧亚大陆的熊祖神话
	第二章 “猪龙”与“熊龙”
	—— “中国维纳斯”与龙之原型的艺术人类学通观
19	一、引论：红山文化女神宗教的再发现
21	二、龙的原型新解：猪、熊、鹿、虫
26	三、猪、熊与史前女神的关联
30	四、熊女神与鸟女神：史前雕像的艺术人类学观照
35	五、熊女神与北方萨满教传统
	第三章 神圣猫头鹰
	—— 《诗经·鸛鷖》的误读与知识考古
43	一、“经典”的神圣信仰背景与世俗化
45	二、《鸛鷖》篇的误读
48	三、鸛鷖的自然属性与文化价值
2 50	四、鸛神的妖魔化：从神圣女神到不孝恶鸟
55	五、经典还原：祝祷仪式上的人神对话

第四章 身体的神话与神话的身体

- 69 一、想象与创作的生理根源
- 70 二、身体的神话：洪水与膀胱
- 74 三、神话的身体：宇宙与性器
- 77 四、现代性风险中的身体神话

第五章 神话如何重述？

- 83 一、重述神话的理由
- 86 二、作为文化记忆的神话

第六章 神话复兴与《哈利·波特》旋风

- 93 一、凯尔特文化与巫术传统
- 96 二、《哈里·波特》与魔幻想象的复兴

第七章 谁破译了“达·芬奇密码”？

——新时代人的异教想象及其原型

- 103 一、新时代运动与异教想象力
- 106 二、郇山隐修会：女神传统的复兴
- 110 三、《达·芬奇密码》：文学版的《耶稣与女神》
- 112 四、哈佛课堂上的神话符号学传授
- 117 五、治疗男性文明癌症：女神复兴何为

第八章 猫头鹰重新降临

——现代巫术的文化阐释

- 125 一、巫术旋风反叛现代性
- 131 二、巫术复兴与新萨满主义
- 135 三、巫术复兴与后殖民主义

第九章 神话智慧与文明反思

——文化寻根的哲学话语谱系

- 145 一、俄狄浦斯的双眼
- 151 二、高更的反文明选择
- 152 三、“根”与“跟”的神话哲理
- 155 四、文化寻根的话语谱系

第十章 神话的生态智慧

- 169 一、诗性智慧说的现代理解
- 170 二、神话的生态智慧
- 175 三、神话的循环生命观

第十一章 傩、萨满、瑜伽

——神话复兴视野上的通观

- 183 一、同源异流的傩、萨满、瑜伽——神话思维及其史前时代
- 186 二、东方文化复兴背景中的傩、萨满、瑜伽
- 188 三、作为文化资本的傩、萨满、瑜伽及其符号学再造

- 193 附录一：评《文学与仪式》

- 200 附录二：托特神的原罪

——读《尼古拉的遗嘱》

- 206 附录三：汉画像“蹶张”的象征意义试解

- 212 参考文献

- 222 后 记

第一章

狼图腾，还是熊图腾？

——关于中华祖先图腾的辨析

2004年以来中国第一畅销小说《狼图腾》及其跟风作品，引发中华祖先图腾寻根的重大文化认同问题。作者根据近年来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新发现，拨开“狼图腾”说的迷雾，提出反思与批判，并且以实物和图像资料为证据，提出“熊图腾”及其神话，对中华文化祖先图腾的形象化进行再论证。

一、图腾由来

某种动物在民族或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媒介，由于被认同为自己的祖先而受到集体的崇拜，成为某种精神凝聚力的形象标的，这样的情况自古有之。中国的龙、凤，古印度的神牛和神猴，古埃及的甲虫和鹰蛇，古罗马的母狼，等等，均是如此。19世纪后期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崇拜中发现大量的动物祖先观念的表现。由于这种动物祖先在当地语言中叫做“图腾”(Totem)，于是该词的发音被移植到西方语言中来，引发热闹一时的图腾理论浪潮，对于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和原始宗教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直到今日，关于宗教起源的各种理论假说中，图腾说依然有不少支持者。在学术界以外，作家、艺术家受图腾说的影响，在形象构思中纳入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出现了“原型”表现的新传统；相应地，在文学批评界引出专门的一派，被称作原型批评、神话批评或图腾批评。

图腾说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学界，激发出一波不大也不小的研究热潮。李玄伯《古史新探》以图腾观念来重新诠释古史传说，岑家梧《图腾艺术史》从图腾崇拜观照艺术发展历程，在当时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1980年代，随着神话学的复兴热潮，文学和美学界的图腾批评引入中国，也迎来了积极的回应。不过国内学界习惯上把图腾批评称为原型批评，至今仍然有借鉴这种批评方法撰写的著作和论文不断问世。至于专门就图腾问题展开本土化论述的著述，郑元者的《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何星亮的《中国图腾文化》，都可谓一时之选。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中国学界对图腾论的热情不久又沉寂下去，因为缺乏理论方面的建树，终究难以为继。

二、狼来了

就在中国的图腾批评在学术道路上艰苦跋涉之际，流行歌手齐秦以一首《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唱红了大江南北。这可以说是第一次“狼来了”。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对于这首歌都不会陌生。人可以是狼，这样的唱词背后潜伏的远古信仰的迹象，只是被当做艺术语言的比喻修辞，远没有上升到图腾的高度来认识。尽管如此，“北方狼”还是出现在流行话语中。人狼之间隔膜与敌对的坚冰终于被打破，多少勾起人们对自然环境中日渐稀少的狼的记忆。

当代创作中的狼主题再现，要数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虽然出自文坛大名家，却也没有怎么火爆，不过充当了“引子”，预示着“怀念”从个人蔓延到集体：“狼来了”。2004—2005年

《狼图腾》书影



的国内图书市场，最响亮的书名是《狼图腾》。首印是5万册，随后不断重印。如果算上大街小巷各个地摊上层出不穷的盗版和改版书，根本无法说清这部小说总共发行了几百万册。各出版商们争先恐后跟风推出的《狼道》、《狼性经营法则》一类新书铺天盖地，也昭示着狗年的新动向。据《中华读书报》消息，因《狼图腾》引发的关于“狼族精神”

的争论在社会各界展开，该书持续高居各大图书榜单前茅，很多教师、家长都希望学生、子女能一读此书。为消除书中因探讨价值观、民族文明方面的深奥问题所造成的阅读障碍，让更多的小读者领略“狼道”精神，出版方与作者又专门为儿童特别打造了《狼图腾》少儿版《小狼小狼》。

小说原本是想象的故事，《狼图腾》却自觉承担起了重要的

学术论说功能。作者姜戎先生给自己取的这个笔名本身就有一定的颠覆性，不留心的大多数读者都会忽略这个名称的文化政治内涵。如同前些年一位苗族将军写的书题名《我的祖先是蚩尤》，对照起来看，其以边缘化的立场挑战华夏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观，用意还是明确的。小说的出版策划人安波舜在“编者荐言”中不惜拿出耸人听闻的一个标题——“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显然这部小说已经把文学写作变成了文化史的专题考据。

《狼图腾》考察的结论很明确：中华龙图腾是从草原狼图腾演变而来的。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阶段。^[1]听起来好像不无道理，但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一般读者显然是无法判断其虚实的。我们的祖先时代是否普遍崇拜狼呢？

小说结尾的最后几行字，充满了今非昔比的感伤：“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这样的悼词性修辞，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最后的莫西干人》或《最后一个匈奴》之类的名目，不由得会产生对生态环境的反思。再看看书后附加的洋洋数万言的“讲座与对话”，不难体会到作者为中华文明重新寻找文化认同的一片苦心。跟随作者的思路，不少人认可了书中的观点：龙所代表的封建精神，压抑了民族的生命，只有恢复狼的精神，民族的腾飞才有保证。

这种集体性认同或许就是一大批弘扬“狼性”或者“狼道”的跟风出版物能有市场的重要原因。很可惜的是，学界对《狼图腾》的态度似乎以保持沉默为主。一部小说的超级大流行，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小说英文版权的出售，电影改编权卖出100万元的高价，加上寻求好莱坞大牌导演的宣传，一场重新认识中华图腾的传媒风暴正在到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学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关注，从学术上认真对待狼图腾说，以避免由小说虚构而导致的认识上的误导。

中华文化的图腾祖先真的是狼吗？

三、狼图腾，还是熊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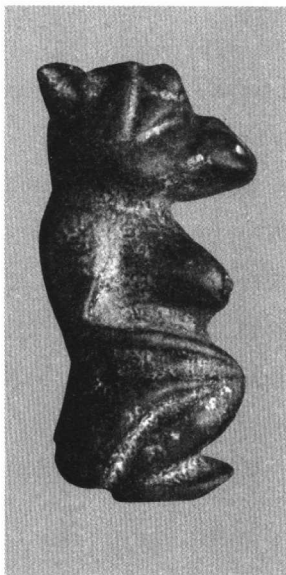
如果要找出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之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崇拜物，龙，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龙并非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动物。作为远古神话想象的虚构生物，龙自然有其神幻意象的来源和基础。最近我国北方的考古学发现不断表明，龙确实来源于现实中的动物。这些动物原型包括猪、鹿和熊。其中熊作为崇拜偶像出现在5500年前辽宁建平牛河梁女神庙之中，尤其引人注目。而且，与神话传说中的华夏民族共祖黄帝直接有关联的，看来也是熊。

再参照北方萨满教传承中有关熊的仪式、信仰和观念，可以说熊图腾存在的依据，显然要比狼图腾充分得多，也悠久得多。

《狼图腾》一书中引用了不少史书和学术著述，来证明狼如何受到崇拜。但是那些说法都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东西，其年代不会比文字的使用更早。要想证明龙图腾源于狼图腾，就必须探索史前文化的情况，诉诸非文字的实物资料：或者来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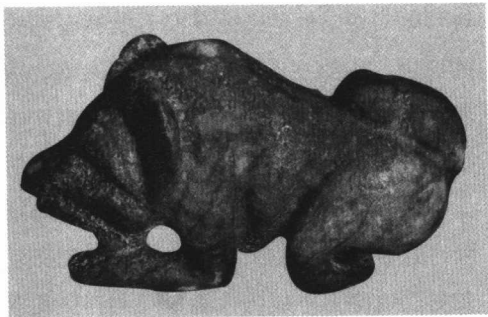
古发现，或者来自传世的收藏品，等等。蒙古草原上的史前文化，以赤峰为代表的红山诸文化最为突出，那是8000—4000年前，由兴隆洼文化延续至夏家店文化，持续四千年之久的玉器文化。如今要考察北方草原生态下史前人类的图腾究竟为何，则非从红山文化的玉器入手不可。从现有的红山玉器造型看，可以说狼的形象是罕见的。至少目前已经正式出版的红山文化书籍中，几乎就没有什么著录。而玉雕的熊形象则较为普遍。姜戎把内蒙古三星他

红山玉雕熊母



拉的玉龙解说为狼首龙，缺乏确实的根据。

2006年4月，笔者和北京大学东方学院的陈岗龙教授（蒙古族）、赤峰学院副院长德力格尔



红山玉雕熊背蝉

教授、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锋教授等一同考察了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区域，在各地的考古现场和旗县博物馆及文物部门，搜集相关的考古文物资料，经初步分析显示：熊作为中华北方史前图腾的一条主线，已经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四、熊图腾与史前女神的对应

从整个欧亚大陆看，考古学家在石器时代造型艺术中发现的众多动物形象中，熊具有特殊的地位。熊和蛙、鸛等动物都是作为复活女神的化身而出现的，并不只是代表该种动物本身。换言之，史前人所崇拜的动物神往往不是单纯的自然崇拜。以熊而言，其在史前信仰之中的基本神格便是再生、复活之神。进入文明历史中，熊女神的各种遗留形态依然清晰可见。如古希腊阿尔忒弥斯女神节上，一位女祭司身穿黄袍，将阿尔忒弥斯女神扮演为一只熊。在中国的民间舞雉仪式上也有类似情况：披上熊皮而舞蹈的师公俨然以下凡的熊神自居。

从进化的历程看，熊是数百万年以来猿人狩猎活动的重要对象之一。人对熊的认识和熟悉可以说是非常久远的。大约五十万年前，人类就大量捕食过熊、野猪等物种。将熊当做宗教